

故特迴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交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文生啜菜根豈此之謂也文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石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為童謠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 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園丘圖 魯聞其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 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濶兩旁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

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撒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鳳大花瓊可半庭殿兩旁有朵殿朵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棧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帘幕皆紅

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鬘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和宋書皇天眷命 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

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拏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此者川蜀恃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于休息元元焉天下共饗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

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群復踰廣而出蜀四
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過
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駟水陸並進秋風虎旅
指揮着江浙之潮春露鱸杯談笑扼吳山之翠蓋以
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况靖康
南北霧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夏惡積仇深
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我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
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
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准
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
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
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棄則請修浚城

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
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
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有彼挑
此無可嫌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
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

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
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
已而果至曰為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
翼程初入供職有弊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
乞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萬機
國事實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高賴爾文武多士內

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
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于因循嗜閒
適者或託于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
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涵
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
繕况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
而為臣亦猶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
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
復強敵期于削平政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
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爾其朝夕在公豈宜
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
語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寬抑之情

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
予毋吝于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
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
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于大而分閭小而
掌兵固當志殄寇讎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
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糗糧
臨事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役部伍
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
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
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
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
能周室果聞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于肅清公

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爾內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充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諸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于多壘偶陷歿于他邦而能臨事見機去偽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矚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

恩朕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牒勲業復紀于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蓋欲宥及于十世 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言庸示丹書之約於戲謂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言弗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

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

鹿菴云世稱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為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令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溫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
廣場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內具禮矣
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考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
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撮蛇
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絕無毒物蟠蟄
鹿庵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
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
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于行事為節合而言
之為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曰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
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
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
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
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
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
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
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聞
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楊州市子即曰若陳
為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

為不泯矣魯齋為肯肯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徹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

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機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月倒景課稅所立於

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塹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右幔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廿 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 字本音釵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廷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

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于秘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面潤蓋筆善轉
面韻勝故也
何叅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貞區處事
機甚有決斷時奉
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
回李璿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
戮之使由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
清謀曰璿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虜
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
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
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駁然後能生物也
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
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
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
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
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陸之而全其天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既遠而方濁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
以濁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
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
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
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為
善而荀子以為惡楊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
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
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
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
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而已

晦翁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
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
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
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于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鹿菴問惲廷衡為相何如對曰學直有餘忠蹇不足
先生為然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

見前重出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
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
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又觀
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
顏真卿奉勅書予以為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
世俗好事者為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為之主
不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竄何之可責因
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
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
自無首尾為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
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
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以上為五代祖增而上

之也

鹿菴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說今禮部韻如十灰
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
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栢上生芝

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
如左 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
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
故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為喜
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櫛
音枹朴子云木芝者生于栢脂名曰未威喜夜視有
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

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
生黃芝曰金芝唐公曰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
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
木酒也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
詞翰為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
玄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
之可也

雪菴李禪師與余觀柳懸誠書何進洎碑李云柳書
法度最備予曰然然懸誠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
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于一時中枯
而無物顏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菴
為肯首劉太保嘗云中興頌雄偉如駟之一字若干

金駿馬倚丘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
隋潭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
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爾李禪師說
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
山與張緯文相諛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
天冠也

鹿菴說董奉御近贈一歛硯珠發墨見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庾麥無芒圓太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政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
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
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因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

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
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侂冑歸美夏王道我
不是高王鳥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
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
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
乎史失其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
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
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松
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
明朝遊上苑大連報春知花酒連夜發不待晚風吹

及太宗朝蕃玉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間
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
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
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碁旋正式風
水土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
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
甚茂既伐赤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
因以往歲改葬

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
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

移時方稀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為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遊嵩山中途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非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葉墜先生曰此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為人伐去占法蓋取葉墜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顯軒論事顯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驟

知者鹿菴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觀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為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

玉堂嘉話卷之五

玉堂嘉話卷之五

玉堂嘉話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從盈閭巷時號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馬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磨贊曰柳橙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教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

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于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銘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憚以謂作文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寫時為以肘着着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

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它自堯舜以降臯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于顏子命教偶天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個賢的必有两个不肖的

部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起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馬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為甸服遠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攷位為宮闕是曰西京六典曰父之姊妹其任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

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耳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遊市取染工曆令讀數回試之一覽背誦一字不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藁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朱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

即良工往洞中尚不能別至于瑕玷墨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之鸛谷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後歷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岩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觀于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

華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之至精者其次青紫叅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構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此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及為準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太常新樂祭 祖宗於籓邸文時開邸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 上帝之命肇造區夏

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
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
未潰于成今予小子肅將

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
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散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

天之休命神其格思

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辭
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 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
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
者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
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
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
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

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
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
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
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
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
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
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
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於經
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
以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浙
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
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

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今羣經子
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
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
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
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
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別開
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
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
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
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
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
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

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
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
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
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
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
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棹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
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
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直授奉直
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即後不得為
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
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
法也進士第一授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

之格也近披閱全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十大夫聞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平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 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

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山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 徒單顯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氏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也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

即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

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似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 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

曲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筭復引一索其名為筭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士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 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 漢律曆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為從傘也金國

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溫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而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

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教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者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竊謂陳子之論有大學所謂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

豁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云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侯思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祿為事則所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

傷手也堯夫詩有云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唯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總得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目下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催備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
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滄萊泛海歲常漂沒
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
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
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

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
石

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以示高允

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數之
史而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

申南而東井方出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後歲餘浩謂允曰

曩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東井非十月也

玉堂嘉話卷之中

玉堂嘉話卷之下

魏景傳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蟾海蟾海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景凡五世矣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知水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陽羅泐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慶宗二庶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見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

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因之

上屢欲救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米返貯錢于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八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
絕此為婚謂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駸顏氏少女
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
曰蠶為龍精月值大大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
林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
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
天駟歷論不一然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
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八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此為婚謂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駸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大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林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論不一然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

駟可為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黃帝
娶西陵氏始蠶漢祝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
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
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祝之非也其曰龍精見荀子
賦蠶

唐制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

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
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
因以其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祈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

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

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

朝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
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
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
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
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
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
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

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

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

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

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

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

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相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又祭統曰昭穆者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處何所按五經異議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兩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謂重新物為之設奠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

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嗜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子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東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帷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做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之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

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蔡邕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壇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本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其罇大壘其樂應鐘其舞佻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

其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
焉

家主中雷田主社示本也 陳氏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
宮室車駟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為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官方九
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官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
三里官方三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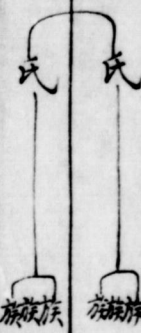
五土所宜鴻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癘木氣多偃岸
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
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
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
中濁而宜菽維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水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
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
倥侗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
以菜為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
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董萱也
姓族氏說

姓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以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通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伯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

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敢遷者

驚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鷄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
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
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卿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克賦
萬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
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
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
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

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
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
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
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羗侯是
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
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狀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
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
刺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
此始宋張師正倦遊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

之義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
鎮圭冒圭

公謂二主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
為琢但文有履緡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
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
山為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冒圭孔氏曰
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
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 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
穀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圭

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
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以
養人故璧琢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
琢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
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王后駟琮駟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
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琢以為
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組
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

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
為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身中
之類欤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虎禮西方之玉也以鹽
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璜說文曰璜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陞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益環之為物或施於佩或施之
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
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珪
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
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
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享 贈送者以束錦聘
禮享君夫人以束帛 覲以求錦 上大夫與下大
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 賓介饋之以束錦 食
禮君侑幣小束帛 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
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 圭東方也馬動物
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
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

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 皮馬不上堂故圭璋
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
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
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
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
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歛豷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 玉節之制以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守邦國
者用之 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
都鄙者用之

虎節 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為節鑄象
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

人節 平地多人者用之謂衛國之類

龍節 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為之以
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為之而有飾焉盛節
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 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 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

之吏也

管節 以竹為之析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
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
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
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
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
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
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作
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
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
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之吏也

管節 以竹為之析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
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
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
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
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
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
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作
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
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
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小宗

禰繼禰小宗小宗小宗

諸侯繼世之君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

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顏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 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細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玉印黃金橐駝細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細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為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為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

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音色為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倣此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脰納音色為蹄設令甲子歲甲為幹其色青則青為牛首子為支其色黑則黑為牛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為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為幹其色赤則赤為角耳尾寅為支其色青則青為脰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為蹄

九州釋義

兗州兗信也五行星流而為兗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荊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爾雅云河兩間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為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

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州謂溢也

徐舒也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

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

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

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

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鄭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

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

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

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

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為災當益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卿飲酒云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 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

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蚩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嘜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

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為絕

倒嘜齋即張緯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嘜齋老道我今年二十七

作論法鹿菴云語與義體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證結

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

生漢書貫五經論最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

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

却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餘則何恤又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膳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即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託

便旋食馬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桑用略同肉充飢毛作羶皮為裘角為柅匝此人所共知不意近來羊屎又何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勅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瓶中楊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開避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徒單侍講說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間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

客為嘆息 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 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盃面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各臣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畧去其人勲效鹿庵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

玉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于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座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改元神册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在位十九年遼太祖嗣位丁卯

諱德先太祖第二子

改元天顯

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即位

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

玉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于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座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改元神册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在位十九年遼太祖嗣位丁卯

諱德先太祖第二子

改元天顯

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即位

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塘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正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于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正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至天祚金朝

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所擄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亦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於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

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池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而然至於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以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讐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

名贊河東節度使劉

是後雖廢為湘陰公是尋亦即皇帝位於晉陽終是
之子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
歸宋依今日所論是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
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郭周三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
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
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
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
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
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
天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籬籬
快斯頌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已而惡他延引強

兵深入遵行覆轍

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

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讐之有也宋自靖康以來稱臣徑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於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
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
權臣之首韓侂胄侯帥且也繪其容漆其首函送並都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篇
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
姦目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源
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
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於
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

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收歟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紀二論俱非至公座客又云遼之有國僻

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此僕再拜而言曰以此責之庸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疑朱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創修遼史 期榜狀元張檉預焉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疏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若遼史早得修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座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實出望外幸謂言之僕因就毫

楮錄狂斐以俟憲事者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摭
云爾燕山修端謹記

鹿庵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
七字有至六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峰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
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劔戟而蔥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渡瀘

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
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
店及于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
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
即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即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
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梔胡嶺下有驛曰字
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
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羶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
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鞏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成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皆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濟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番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崖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鬼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